



A8

文化周口·铁水牛

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程文琰

周口晚报

乡村记忆

桑葚，家乡的味道

■ 曾之

太阳刚从林间升起的时候，我和爱人已驱车走在乡间公路上，路两边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已呈金黄色，麦田上飘浮着薄薄的雾，风轻轻地抚摸着麦穗，不经意间送来阵阵清香，鸟儿们在路边的树丛中叽叽喳喳，其中有黄鹂婉转的鸣叫声。眼前的场景，一下子让我嗅到了家乡的气息，喜悦感在心头萦绕着。

前几天有朋友微信留言，说他那里的桑葚已进入盛果期，邀我们前去采摘，并发来定位。我和爱人都很感谢朋友的热情，爽快回复：这个周末就去。

说起桑葚，又想起老家的事。刚记事的时候，村西头的坑塘边，长着一棵大桑树，夏天来了，那桑树枝繁叶茂，绿阴如盖，枝叶间的桑葚密密麻麻，红的、紫的、黑的，满眼都是，馋得我直流口水。我学着小伙伴的样子，甩掉鞋，像猴子一样爬上树，一手抱着枝丫，一手往嘴里不停地塞桑葚，那酸酸甜甜的桑葚特别诱人，不吃饱是停不下来的。吃饱了，也不满足，还把上衣口袋塞得满满的。从树上下来时，总能引起周围人的哄笑，因为我的手上、身上被桑葚汁染得一片血红。我曾到池塘边照我的小脸蛋，嘴上、脸颊上全是血紫色，张开嘴照一下，牙齿、舌头全都黑黑的，好像刚从水彩画里走出来的小人儿一样。父亲对我采取的是散养模式，对我的我行我

素没有过多责备，只是村里有人说我，没有女孩子的文静样儿，还送我一个“假小子”的外号呢。

刚上学那年，村里来了一位姓蒋的女同志，有三十多岁，剪一头短发，脚上穿着我从没见过的黑色鞋子（后来才知道是皮鞋），脚面像发面卷一样外凸着，说话蛮蛮的，语速很快，村里人听着很费解。听大人说，她是村里从浙江请来的技术员，专门指导村民栽桑养蚕的。

入冬的时候，她指导村民在村西南地挖了一个很大很宽敞的地窖，上面用塑料布、秸秆什么的蒙着，那地窖是东西向，在西面安一个小木门，平时，她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召集到地窖里，嫁接胡桑苗，又在地窖的东面盖了十几间草房子，以供养蚕用。这可乐坏了我和小伙伴们，一放学我们就往地窖那边跑，在那里嬉戏，像看景致一样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村里的土地上全栽上了胡桑苗，春夏之交，满地的胡桑齐刷刷的，长得有一人高，叶子翠绿翠绿的，大得像泡桐叶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桑树，更惊喜的是，在靠近根部的枝丫上，长满了肥肥的、红红的、黑黑的大桑葚！那个儿头一个能抵原来的三个，而且，不用爬树，蹲着就可以摘桑葚吃，随便摘一个黑色的桑葚放在指间，都能感觉到它的饱

满、圆润，稍一用力，紫黑的汁液就会往下滴，放在嘴里咬一口，汁液跑得满嘴都是，一不小心，还会顺着嘴角往下流呢。我们上学的路边，就是胡桑林，每次上学、放学经过那里，我们就像孙悟空进入蟠桃园一样，畅快地吃上一通甘甜的桑葚。那时的家乡，娱乐节目少得可怜，不像现在的孩子想啥有啥，学习任务也没现在这么重，我们的心地简单、纯净，只想着能玩得开心、吃得香甜，家乡那偌大的胡桑林、那甜甜的桑葚，着实让我和小伙伴们幸福得一塌糊涂。

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村里的胡桑林被砍了个精光，又种上了庄稼，蒋老师也不知道去向，坑塘边那棵大桑树，也不知被谁砍掉了，为此，我和小伙伴们伤心了好一阵呢。

“快看，前面好像是桑树！”顺着爱人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小河的对面，果然是桑林，林子的尽头，是被浓绿覆盖的村庄，蓝蓝的天空下，桑田里有不少花伞在浮动，那伞的下面，一定是美女们在摘桑葚吧。疾步走进桑林，轻轻扒开枝叶一看，呀，竟和家乡的桑树一模一样，又看到了那肥肥的、大大的、籽粒饱满的桑葚，眼前的景象和童年时的情景在脑海里切换着、交织着、融合着，此时此地，我犹如孩童般，沉浸在快乐和幸福里。③22

心灵感悟

感怀一组

红旗渠颂

■ 宋杰

一
人造天河红锦卷，
太行浩气美名传。
千军万马卓绝奋，
一往无前靓宇寰。

二
高举红旗耀四方，
千锤百炼能工匠。
大厦高楼平地起，
桥渠纵贯彩旗扬。

感记

■ 胡杰一

喜入川汇区见义勇为协会
弘扬美善传正能，
路遇不平当有声。
社会和谐人所向，
心怀大爱济苍生。

读《人生就是戴着枷锁跳舞》

学海飞舟志气英，
感言心语赋正能。
身残何惧镣枷在，
大道无痕任我行。

人间真情

我的母亲

■ 王先亮

母亲节那天，与妹妹相约回农村老家看望老母亲。因为平时工作忙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，心里很是愧疚。

我们坐在老家老旧的院子里，一边沐浴着初夏的阳光，一边和母亲聊着家长里短。母亲仔细地打量我，仿佛要把我的影像再一次深深地刻录在脑海里。我也忽然发现，母亲饱经沧桑的脸上，似乎又多了一些皱纹，眼窝深深凹陷下去，头发也越发稀疏花白，由于驼背，走路时多了根拐杖，身体明显消瘦、苍老了许多。唯一庆幸的是，母亲身体没有大恙。

临近中午，火热的太阳直射着大地，风姑娘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，感觉很闷热。午饭后，母亲劝我们多喝一些凉开水，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再出去转转。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，天气才渐渐凉爽起来，我和妹妹与母亲一起到村后田间地头散步，顺便看看绿油油的麦田。走到村后自己家的一小块麦田时，母亲停下缓缓前行的脚步，仔细打量，看到麦穗大而饱满，母亲兴奋得双眼眯成了一条线，把麦穗放在鼻前闻一闻，在麦香中，母亲笑得很灿烂，眼睛也显得格外有神。

这让我想起了少年时的一段往事。有一年秋天，一天半夜，我睡得正香时，被母亲突然喊起来。只见她抓起两个大篮子，拉着我匆匆往村后责任田里跑。原来，那天夜里老天爷突然变了脸，呼风唤雨，惊扰了已经进入梦乡的人们。幸亏那时母亲比较年轻，又很机灵，在风雨刚来时就一翻身下了床。她怕地里晾晒着的红薯片被雨水淋坏，为了和风雨抢时间，就让我和她一起

去地里。我们娘儿俩一口气跑到田地里，慌里慌张地捡拾红薯片。篮子拾满了，雨点儿也越来越密集，我们俩又挎着篮子、冒着风雨急匆匆地跑回了家。母亲怕我冻着，顾不得换下自己湿透的衣服，先脱下我的褂子，拿一条干毛巾把我身上的雨水擦干。看我换好，她才想起自己去换衣服。

母亲平时很节俭，她从小吃苦惯了，一生都过着清贫的日子。平时，她不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钱，哪怕是买双鞋添件衣服，都觉得很奢侈。尽管母亲对自己很抠门，但对邻里却很大方、很慷慨，虽然不识字，但她识大理、明大义，平时也总是教育我们要知书达理、善待他人。

那时，冬天农闲的时候，会有鼓书艺人来村子里演唱。说书的时间都是晚上，在村中间的一片空地上，村民们吃过晚饭，搬只小凳子或者马扎，陆陆续续聚集过来。鼓书艺人在村里一住就是好几天，因为一部书要好几天才能唱完。那时候村民穷，大家都是兑些粮食给鼓书艺人作为演出报酬。母亲总是头天听完演出，第二天上午早早就装满一大茶缸小麦或玉米，让我给鼓书艺人送去。她教育我们：“人家很辛苦，出来一趟挣点钱不容易，咱们不能亏欠他。”

老舍先生在回忆母亲时满怀深情地说：“从私塾到小学，到中学，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，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，也有毫无影响的，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，把性格传给我的，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，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”其实，我的母亲何尝不是这样。其实，天下的母亲都一样。③22

凡人心语

我是谁

■ 高海峰

出、犯险探路的人。

我是谁、每天吃什么穿什么无关紧要，紧要的是能否对所有的辛勤劳作者满怀感恩与报答之心。

我是谁、选择什么方式出行无关紧要，紧要的是能否时刻想到敬畏，等红灯并非无个性，守规矩不是我无能；在自然和规律面前，自己能否永远当好虔诚的学生。

我是谁、我待在哪里无关紧要，紧要的是与谁在一起、做什么；紧要的是能否让身边的人多点自警自省，少说脏话或损人的话，不做放纵与亏心的事。

我是谁、上苍给我多长的时光无关紧要，紧要的是能否增加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厚重；紧要的是晚一天谢幕时能否少些遗憾；紧要的是能否坚持做到不因亏心而累心、闹心；紧要的是能否让真诚成为自己的长效通行证；紧要的是能否让微笑成为自己的唯一名片。③22



文字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